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九三四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羣書會元截江網

宋不著撰人……………一

羣書會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庫書會元截江網卷二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膳錄監生臣徐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庫書會元截江網

類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庫書會元截江網三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首題太學增修中有淳祐端平年號蓋理宗時程試策論之本也元時麻沙刻本前有至正七年東陽胡助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遂指為助撰誤矣其書凡分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庫書會元截江網

一

門每門間附子目各類之中以歷代事實宋朝事實經傳格言名臣奏議諸儒至論分段標識又有所謂主意事證時政警段結尾諸目至於排偶成句亦備載焉考宋禮部條式元祐舊制第一場以經義詩賦分兩科第二場則均試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場則均試策三道御試亦均用策三道限一千字以上紹興六年改制四場試士其第三場仍

試論一道第四場減策二道御試亦仍用策

一道故講科舉之學者率輯舊文以備用其
出自士大夫者則為永嘉八面鋒東萊制度詳
說其出自坊本者則為是書之類大抵意求
廣紹故叢冗日增然其間每事皆具首尾頗
便省覽于宋代典故引用尤詳間可以裨史
闕蓋在當日為俗書在後世則為古籍此亦
言不一端各有當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四庫全書

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羣書會元截江網原序

昔人嘗曰文以載道書以紀丈夫道之廣大非文無以
載文之浩瀚非書無以紀故必載之文則廣大者有所
寓紀之書則浩瀚者有所歸矣於截自羲皇迄於有宋
歷數千百世紀事之書汗牛充棟欲遍觀歷覽將不勝
檢閱之勞況窮陬僻壤求之不得見之不廣者乎幸有
志道者出撫拾古今分類纂集名曰羣書會元截江網
謂之會元者以見其有會歸之地也謂之截江網者以
見其無遺漏之虞也嘻所謂廣大而浩瀚者一展卷舉
在目前其惠後學不淺淺矣惜乎成是書君子不著其
名愚不敢沒其善故引於端云胡助識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會元截江網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會元載江網卷一

聖製

歷代事實

伏羲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唐虞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易繫辭舜帝庸作歌曰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欽定四庫全書

熙哉益稷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

時景星出房慶雲興焉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唱之

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乃載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誠宋符瑞志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文王拘於羑里

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前漢文志武王因尚父教以仁守

天下王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至

於几盤盥盤楹杖帶履鴈豆戶牖劍弓矛皆銘大戴禮漢

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作鴻鵠歌本紀武

帝元狩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后

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

至狐子臨決河命從臣以下負薪塞河隄作飡子之歌

六月詔曰甘泉宮產芝九莖作芝房之歌太初四年獲

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獲赤雁作朱雁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歌漢史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乃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

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文選光武一札十行細書

成文循吏序靈帝自造皇義篇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

並待制鴻都門下本紀魏武帝自作兵書十數萬言及

造新詩皆成樂章三國志文帝嘗嘉漢文帝之為君由

是著太宗論陳壽曰帝天姿文藻下筆成章同上宋簡

文帝雅好賦詩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南史梁元帝作文

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陳後主與江

總等制五言詩荒飲隋伐之文帝曰此敗豈不由詩酒

之功隋文帝紀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本紀唐

太宗作宮體詩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醇正臣恐

此詩一傳天下風靡本傳回紇各遣使入貢帝爲詩曰

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回紇傳貞觀中作帝範十二

篇以賜太子又帝制訓戒六篇以示諸王明君臣父子

之義貞觀二年帝著金鑑述以示侍臣其畧曰任賢享

天下之福唐史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假羽

欽定四庫全書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元載江綽三

翼股肱之寄在忠力又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忠臣本傳宣宗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今孤獨傳

玄宗御製孝經序作三傑詩賜宋璟張說源乾曜本紀

德宗賦中和節詩戴叔倫傳文帝與柳公權聯句帝曰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唐史賜裴度詩曰注想待元

老識君恨不早本傳

偶句

八卦不以文名 崆峒一碑可想陶唐之盛德

書契不以字顯 岐陽石鼓可歌周宣之興運

典謨之作堯舜自然之文也

誓誥之書湯武自然之文也

舜作五絃而歌南風之詩

湯作盤銘而寓日新之戒

義卦一畫而文籍生伏羲何心於文也

堯言一都而文章煥帝堯何心於文也

不觀勅天之歌無以知帝舜欽哉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元載江綽四

不讀五子之歌無以知大禹懍乎之意

庭草燕泥機切臣下帝王之文恐不如是之侈也

金花玉麟侈詠風物帝王之文亦不若是之巧也

元首明良之歌帝舜所以勅羣臣也

三風十愆之作成湯所以儆有位也

皇朝事實

太祖帝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

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事要建隆三年

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

長編 太宗太

平興國二年覆試進士自爲詩二章賜之八年上嘗作

戒諭辭二付閣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

幕職州縣官端拱元年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因曰國

之上瑞惟豐年耳淳化二年緣易簡續翰林志上嘉之

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時易簡

居翰林真宗景德四年賜近臣飲于中書上作瑞雪詩

令羣臣和祥符二年上嘗作文武七條曰朕念漢制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晉書元載江綽

五

史以六條察吏武臣有諸葛亮士戒朕令參求要道以

激勵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

軸三年上曰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

坐右乃出廣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歲五年上作

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五年上作對照詩示輔

臣有孜孜綏萬國不愧髣邊絲之句五年上以崇儒術

御製爲君難爲臣不易論二篇示王旦七年上作憫農

歌又作十一經詩賜近臣和天禧元年上出正說十卷

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辛巳上出三惑

歌并摹本以賜輔臣二年上作元良歲賜皇太子作稼

穡倍登詩歌器戒酒二論示羣臣久雪上作瑞雪詩賜

輔臣仁宗景祐四年六月以御製神武秘畧賜邊臣凡

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康定元年內出御撰洪範

政監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示輔臣

並長編 二年親製

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通略

慶厯四年帝御選英出

危竿論述居高謹危之意頒示侍讀學士丁度等曰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晉書元載江綽

六

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

以分賜卿等

會要

至和元年賜邊臣御製攻守圖

長編

神宗治平四年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

光令候書成日寫入熙寧五年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

行軍環珠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集占各一部元豐元年

上每憤北敵倔強即景福殿庫取金帛爲兵費是年始

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獬豸孔熾藝祖造邦

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

三十二座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違
遺業顧予不武姿何以成戎捷

並長編

高宗建炎二年

五月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張浚曰願同越句踐焦
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

係年錄

紹

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
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
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威
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高宗元載江州

七

十八年上曰朕中嘗闕一室名爲損齋屏去聲色玩好
置經史古書其中朝夕燕坐於此亦嘗作記自警不謂
外間亦聞之

並聖政

孝宗乾道六年御製用人論其畧

云朕聞人君者以任使百官爲事者也百官者分其職
而治其事者也故設是官必有是事任是事必有是人
任得其宜則百職舉而庶事成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
事廢何則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一概論也嘗觀古
先哲王命人之際未嘗不廣獨智以照臨稽衆論而遜

選以謂不如是則或遺其所長取其所短譬如用直木

以爲輪曲木以爲桷鮮有克當其任者矣上作春賦其

末云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

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助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

豈羨乎眩目之浮華已而舉觴襟懷熙熙望飛雲之縹

緲送歸鴻之踰躔心遊乎造物之未寄妙用於無言作

新春喜晴詩末聯云神京應未遠當繼沛中歌新秋雨

過迷懷詩末章云平生雄武心攬鏡朱顏在舉措當憂

勤規模須廣大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

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惟聖人爲能同之作高宗聖政

序曰繼自今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諸渾渾之書

率而行之庶幾於治乎宣宗嘉泰三年光宗皇帝御集

閣曰寶謨

聖政

慶元三年詔諸路搜訪高宗皇帝御製

并御筆

並長編

偶句

仁宗危竿之論述居高謹危之意

憫農之歌庇民之述非欲裕民乎

九

+

劉禹錫序柳文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揚子聖人矢口而

成言肆筆而成書揚子經天緯地曰文周書誥誥解奎主

文章唐天文志又乾德五年五星如連珠在降臺之次降

妻即奎妻也

名臣奏議

人主不必工於文陳次升上徽宗曰略墳典之大道好雕虫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蘊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草卉之間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於文不欲人出已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又曰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梁武帝父子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騁於此以爲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爲亡身之具遺後世之閭笑者也

諸儒至論

聖人文與天地並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斷以陰陽之斧斤灌以江漢之濤瀾揆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松衡岱華郊墟毓秀來往筆端舜之賡歌載在虞書纔數語耳太音希聲一唱三歎主上以文化天下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

呂東萊

古者製作感人故崆峒之碑漫滅脫漏十不存一後世猶想陶唐氏之遺風則競傳而寶之岐陽石鼓之歌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或以爲周宣王之作則形之歌詠極其揄揚豈不以聖人心聲之美或寓于此則人所歆羨不能自已

陳止齋

君臣不徒賡和唐文宗賦詩柳公權聯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爲有頌而無規遂再聯四句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蔭滿四方

東坡集

高祖之歌壯麗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所

存乎美哉乎其言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矣

朱文公

主意

聖人文同造化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妙聖人之文與天地同其工方蘊而爲道也醞藉乎仁義道德之旨涵蓄乎禮義綱常之端古今治亂得失之原有以博其見萬物變化生成之蘊有以會其思此如天地斂爲元氣

欽定四庫全書

羣芳會元前江綱

十三

渾淪磅礴而不可窺其祕也及發而爲文也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於筆端婉婉穠穠經旨詔竊瀟灑心而溢不足以費其精神肆筆而成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爲風雲爲雨露爲日月河漢而不可掩也

帝王無意於文天地幹造化之機緘故無意於文而文爲天下之巨麗帝王有曾中之天地故無意於文而文極天下之偉觀二者天下之至文也夫惟天下之至文不可以人力至也故天地得之爲天地之文帝王得之

爲帝王之文而非夫一草木之奇一華實之美一章句之出一比興之發所能及也是故鼓之以陰陽之爐而造化之機轉戩之以甄陶之工而造化之機發天地之妙有不可掩者而後文生焉則天地之文豈有意於文乎陰陽造化之妙醞釀乎胸次之間草木華實之麗馳騁乎翰墨之外帝王之妙有不可掩者而後文生焉則帝王之文豈有意於文乎

欽定四庫全書

羣芳會元前江綱

十四

世尊聖人之文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人皆知其爲禹之典則也不知禹未嘗以典則名而後世稱爲典則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人皆知爲湯之聖謨不知湯未嘗以聖謨名而後世稱爲聖謨大抵帝王之聖德發著於天下昭垂於後世內而修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皆吾盛德之所充所謂文者特餘事也詔言之出敏於風雨筆舌之布滔於波瀾況於文乎然天下後世愛聖人也深是以尊之如天地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珠玉而聖人豈求重於天下哉

偶句

觀帝王之文當以君師天下論不當以經生學士

論

讀帝王之文當以化成天下論不當以一能一技

論

詞章未興道術未裂而人君所以言者皆其心

詩歌既作文辭益顯而人君存之心者異於言

警段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元載江綽

十五

帝王與學士具觀聖人之文當以君師論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化成天下論不當以文人才士論粵自伏羲氏畫八卦以推陰陽之變類事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革洪荒之俗文字蓋始於此而八卦不以文名書契不以字顯自是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其煥有之章載賡之歌文敷四海文治天下與夫渾渾之謨倬然之章無非經緯天地軌範帝王非徒爲文而已也後世之君類無高明之見而競事乎翰墨之

間工詩史工隸書彼其極模倣以求工嚴程度以求巧而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墜於文墨中矣不知所以作之君作之師與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果安在哉

觀天地則見聖人製作聖人能事也亦當自其本焉求之日星之煥爛雲漢之昭回天之文也即其高明者形見乎草木之敷茂山川之流峙地之文也即其博厚者發露乎天下自然之文孰有加於此哉欲觀聖人者觀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元載江綽

十六

諸天地可也

因文以見心學論傳道之正統易得傳心之正學難皇墳帝典示爲軌軌聖經賢傳載在簡編達則功業見諸一時窮則言語垂於後世於是而頌述之焉於是而讚美之焉於是而爲贊爲序以發揮之焉此則人主論傳道之正統然也神交千載密勿宸衷寤寐古人研深睿哲以昔之事業爲今之設施以昔之言語爲今之教條由是而謹思之焉由是而篤行之焉由是而同條共貫

焉此又得心傳之正學豈止爲贊爲序徒見諸文而已

偶句

簡易之訓範圍兩儀 雲漢昭回 皇文煥發

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日星炳耀 奎畫鼎新

執中一語文簡意存

康歌數言辭嚴禮盡

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

濯以江海之濤瀾拔以雲漢之黼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唐書 元載 江綽

十七

仰觀之天星辰之璀璨河漢之彪炳也

俯察之地草木之蒙茸江河之流折也

事證

古者文以載道夫伏羲之八卦非八卦也蓋天地之機絨陰陽之蘊奧胥此焉出大禹之九疇非九疇也蓋彝倫之本原皇極之旨要於此乎見

湯武心學所形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在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欲武王銘几

之辭也而武王之飭躬者不獨在銘几之際蓋自古人

君寓戒於心畫者非難而致謹於心學者爲難盤銘在

前澡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

少怠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觀武王固不敢忽視矣然武

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湯有冑中之

盤銘五事敬用武王有冑中之几銘此論古今帝王之

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高帝太宗之文高帝崛起田間一劍入關顛羸蹶項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唐書 元載 江綽

十八

嘗玩文墨者一旦過故鄉而感慨撫風雲以興歌固皆

由衷而出然以英雄之資而無道德涵養之素故形於

文辭者止惟猛士之思太宗雖風洒露沐之際銳情經

史淵源所自若不止於末技者一旦爲飛白之書取服

肱忠烈之語此意猶近古然惜乎以彌綸經緯之學尚

累於毫楮之末而眷眷不忘者惟蘭亭之是慕

歷代諸君之文漢自高帝大風之歌作已非古人氣象

而武帝之文至使相如視草而始規規於文字間矣下

至光武萬國之賜已求工於一札十行之間而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雖琤琮掛牙頰而道益離矣逮江左之君爭以雕章繪句爲一時夸至與臣下爭能而隋人空梁落燕泥之句已不能首肯於一文士則他可知矣降及唐太宗帝範之作宮體之詩語文則有餘於道未足也

祖宗文本於學我國家奎星應治文風振古列聖相承文墨是娛天葩濔嶢崢嶸於文府之秘瓊章寶字輝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唐書 元載江綽

十九

於傑閣之嚴猗歟休哉愚嘗拜觀真宗之聖製也進士有詩崇儒有論所以振文教之隆龍圖有贊太清有記所以示圖籍之尊歌寫念農吟咏貴食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真宗之文非專於文也觀其與王元之論文而極論王者之文且謂雕纖之言豈足軫念則知我真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又嘗拜觀孝宗之聖製喜晴詠詠秋雨述懷所以述規恢之志詩播冷泉吟寫郊禮所以述孝敬之念用人著論秘閣著詩所以表敬臣之心

然孝宗之文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知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不特真宗孝宗爲然也作文宣贊作宛國贊重聖道也賜趙普詩賜楊億詩眷大臣也非藝祖太宗之製乎著危竿論著監古記謹保治也卓親征詔草討賊命志中興也非仁宗高宗之製乎儲之書林鬼神呵護布之天下臣民傳誦如圖書肇於河洛而疇卦演其奧也如雲漢麗於層霄而萬物覩其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唐書 元載江綽

二十

祖宗聖製所藏龍圖天章太宗真宗聖製之所藏也寶文顯謨仁宗英宗神宗聖製之所藏也徽猷敷文煥章華文則又哲宗徽宗高宗孝宗聖製之所藏也

祖宗重學以入國朝盛時作歌器論以示宰相者真宗也而決用寇準之策力排陳王之議則所以保全君子者何如哉製鑒古圖以示輔臣者仁宗也而盡去夷簡之黨悉用韓范之徒則所以保全君子者何如哉太宗筆法諸生固未及拭目也然幸國學謁先聖何嘗有厭

薄學校之心乎仁宗飛白六館固未及拜賜也然其講殿益生員何嘗有厭薄學校之心乎

時政

皇上以心會道皇上聖學日新以心會道篤生令德王裕川冲大寶親承將及三紀嗜欲寡而識度弘閱歷多而涵養熟悟先聖之格言褒先哲之遺訓旨酒有歲緝熙有記訓廉恤刑有詔沉潛理奧統壹聖真親承精一之傳仰接帝王之軌道之元氣固已會於心矣

欽定四庫全書

聖訓卷一

三十一

訓廉恤刑之銘恤刑有詔炳于奎文我高宗欽恤之盛心也伏讀至此則知中興之氣象可覩厲廉有詔刻之都省我高宗戢貪之美意也莊誦至此則知中興之根本愈固執事鋪張高宗百年之盛典對揚主上往日之兩銘猗歟盛哉主上之心高廟之心也高廟以此心而感召中興之氣象培植中興之根本皇上推是心以往寧不再光中興之業乎曰訓廉曰恤刑我高宗迭施於三十年之中而根本氣象愈久而愈凝今欲使氣象如

紹興根本如紹興則今日士大夫亦如紹興諸賢可也

結尾

觀天地見聖人聖人之文猶天地元氣渾渾淪淪磅礴於宇宙之間發而爲文滿心而溢不足費其精神肆筆而成不足役其智慮呈露發越有不可得而遏者此猶元氣之散爲風雲爲日星爲河漢之萬象也是故論聖人之文當以天地論而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正學論不當以一藝一技論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欽定四庫全書

聖訓卷一

三十二

君臣庶歌之盛皇上俯降奎文昭示雲漢敬天有圖則欽若寓焉旨酒有箴則檢制嚴焉自餘形於篇詠者未易殫述而侍臣庸和咸星拱以附斗極之光者而君臣同德乃能昭美意於篇章憂勤至深乃能寓警戒於歌詠故或者謂成王無唱雖愈於太宗而終不若帝庸作歌爲能盡君道也漢臣無和雖愈於公權而終不若拜手而言爲能盡臣道也今日上唱下和相得益彰而虞廷庶載之美何幸身親見之